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江汉屠龙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江
汉
屠
龙

学府书店

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

I247.58/207

(海)1104号



0390869

内容提要

平静的江湖不平静了！

莫愁湖边的江心洲上出现了个神秘的“怪渔郎”、达官贵人之家劫案迭起，案发之地总能发现一只纸剪的狐狸。雍正皇帝为了搜寻这个使他寝食难安的幽灵，亲下旨谕，派出无数血滴子，折腾了十几年，却始终未曾发现“狐影”……

慧黠、美丽而不屑建立贞节牌坊的少女柳依依，深夜闯进“怪渔郎”的卧室，主动以身相委，“怪渔郎”却识穿了她身怀绝技的真面目……

天下三大秘境之一的纤云小筑，筑中美女如云，个个武功高不可测，这些从不涉足江湖的武林闺秀，如今却屡屡出现在“怪渔郎”周围……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原来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：化装为“怪渔郎”的“飞天狐”、以身殉义的柳依依、风尘仆仆的纤云红粉，以及天地会的忠烈之士……都在为扑杀大清皇朝第一高手、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狂龙而冒险行事……

正义与邪恶、爱情与仇恨、叛逆与臣服、忠贞与变节……种种矛盾盘根错节，织成了一幕幕龙吟狐啸的悲、喜剧。

“飞天狐”历尽千难万险，终于在屠龙洲巧设屠龙阵，迫使狂龙横刀自绝，用“龙血”莫祭了柳依依的芳魂！

未牌时分，船靠上了平湖门码头。

天下承平已久，但行旅的管制并未完全放松。

湖广布政司已划分为湖南湖北两省，武昌就是湖北省的省府。

这里驻有两支大军，满清八旗中混编有蒙古八旗兵；至于汉军八旗，则派至荆州一带防守。这里，是满人的天下。

客船一靠码头，由军政双方组成的检查人员登船查验，旅客未经检查不许登岸。四十余名由下江来的旅客，秩序井然地接受盘查，整整花掉半个时辰，尚称顺利，并未发生意外。

范勋提起小包裹，踏上了嘈杂的码头，不远处的城门楼像怪兽的巨口，川流不息地吞吐着人潮。

沿忙碌的码头向里左望，里面的汉阳门更是人潮汹涌。

更远些，三层高外圆内方的黄鹤楼像个巨人，俯视着滚滚奔流的大江。

他的确有点紧张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到的地方不寻常，武昌不是江湖朋友可以称雄霸道的地方，这里是浪人亡命的禁地。

在检查期间，他已嗅出危机，虽然已经平安过关，但心中一直感到不踏实。

心中有鬼的人，风吹草动也会惊疑不安。

他觉得那些公人似乎特别留意他，难道自己的行踪泄露了？按理应该不会引起官府的注意，这里没有人认识他。

武昌是三霸天的地盘，这三个满手血腥的刽子手威震江湖，但只要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，其实也是无须恐惧的。

他随人潮涌向不远处的城门口，有意无意地扭头回顾。

一对村夫妇打扮的人，距他约十余步，正神色安祥地随着旅

客跟来了。再后面，两位粗壮的水客，背着行囊低头赶路。

他满意地笑笑，脚下一紧。

城门左右榜示处，贴了不少榜文。

有些榜文分别以汉满文书写；有些纯以汉字写成，有些在重要条文上加上朱笔，有些已剥落不堪，文字难辨；有些榜文缺了头尾，是被人故意撕掉的。

通缉榜文甚多，有些附以图形。但比起其他县市，武昌这种通缉榜文算是最少的了，这表示武昌这座湖北的首府，治安情形十分良好，也表示破案率极高，能逃脱法律的要犯甚少。

他走向城门口，目光刚落在不远处的新贴榜文上，便发现迎面而来的一位青衣大汉，挡在他面前劈面要撞上了，他本能地止步，警觉地注视着这位来意不善的人。

大泊年约四十上年，高大粗壮，生了一双有利簇般冷芒的三角眼，前额剃得油光水亮，后脑吊着两尺长的猪尾巴——辫子。双手抱胸，叉开八字脚屹立如山，挡住了去路，三角眼不转瞬地、阴森森地狠盯着他。

他一看就知道这人不是好路数，但出门人百忍为先，他卑谦地欠身笑笑，侧移两步回避欲行。

大汉巨手一伸，将他挡住了。

“留步，老兄。”大汉阴笑着说：“从九江来？你的同伴呢？”

“从九江来？不。”他陪笑：“在下从黄州来，单人只影，没有同伴。”

“哦，贵姓呀？”

“小姓范，范勋。”他谦和地回答：“请问大爷有事吗？大爷一定是认错人了。”

“姓范，不姓崔？”大汉眼中有了疑云。

“在下的确姓范，好像这辈子从没遇见过姓崔的人；南方姓崔的好像很少。”

“很少并不是没有。你走吧。”大汉向他挥手，目光转向刚并

肩越过的另一位中年人：“你最好真的姓范。还有，在本城，给我放规矩些。”

“是，是，大爷。”他惶恐地说，紧了紧包裹，举步匆匆移向城门口。

城门口内外，散落着不少闲来无事看人潮的人，这些人神色悠闲，但犀利的目光真令人心中生寒。

他远离了城门口。后面，那对老实的村夫妇快跟上来了，两位粗壮的水客，正谈笑风生超越了村夫妇。

悦来老店是平湖门的老字号了，旅客大多是往来上下江的水客，品流复杂，高尚的客人极少光顾这种龙蛇混杂的老客栈。

范勋住进西字的客房。

这座院全是单间，算是中等的客房了，但甬道里客人进进了出，人声嘈杂，一股汗臭在空间里流动，新来的人，需久久方才适应。

店伙送来了一壶茶，客气地替他斟上一杯，接着用手指沾了茶水，在桌上写了一行字：“店中走狗甚多，言行千万小心。饭后，井栏旁有人照应。”

院子靠北的角落，就是西院客人使用的水井。

客店不供洗濯用水，洗衣袜必须自己动手。

晚膳罢，他捧了水盆到井边洗濯衣裤。

刚到达井放下木盆，先到的客人中，有一位赤着上身的魁梧大汉，将拉上的吊桶向他面前一搁，左手拇、食、中三个指头一扣一伸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先给你，请别客气。”

他左手徐徐卷起右手的衣袖，然后将辫子熟练地盘在头上，欠身道谢：“谢谢，在下深领盛情。”

水倒入盆，他就在外侧的青石地面蹲下，用皂角洗衣。

大汉也在他对面占了一席之地，一面洗衣，一面用只有他才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奇怪，好像你已经被走狗们钉上梢了，是不是在路上露了形迹？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？上船是夜间，沿途我一直就没离开客舱，其他的人更是小心，不可能露了行藏。你是……”他也用只有对方才能听到的声音说。

“兄弟姓梁。”

“哦！失敬失敬！”

“好说好看。今晚准备离开，你的人兄弟负责通知他们，四更末动手，留心暗号。”

“这么急迫？”

“你们的确被人监视了，不走不行。进城时，可曾发现不寻常的事和可疑的人？”

他将那位神秘大汉拦路盘问的经过说了。

“糟！”姓梁的大汉说：“他们必定已经知道崔二爷要来，可恶！一定是我们内部有了奸细。”

“崔二爷？蓝鹰崔瑞云！”他吃了一惊：“你们怎会与天地会沾上了？”

“是该会主动与咱们联络的，崔二爷就是专程前来商谈结盟事宜，要求参予这次集会……”

“上次天地会几乎全军覆灭，就坏在他们内部有了内奸，我们如果与他们结盟，后果极为严重。梁兄，请火速转告褚五爷，赶快停止活动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请相信我的判断，错不了。”他极为肯定地说：“还来得及，明天，我得尽快离开。姓常的畜生名震天下，出身年大将军门下，而且他认识崔二爷，恐怕他早就知道崔二爷的一举一动，布下天罗地网等我们了，我可不愿白白赔上老命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一句话，我明天走。”他愤愤地说，拼命猛搓衣服；“五爷如果早些告诉我这是蓝鹰那家伙的主意，我也就不来了。”

“好，兄弟把话传到，等我的消息。”

“不管你是否消息，我明天一定走。树大招风，天地会沾不得，他们气候未成，目前不是与他们结盟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？”

夜来了，客店中人声渐止。

二更天，一名店伙肩搭抹布，提着一只大茶壶，哼着小调，沾走廊走向西院。转过通向西院的甬道，发现廊下一盏灯笼光度黯淡，本能地止步，歪不脑袋从下面的风孔察看里面的蜡烛。

牛油烛是完好的，并未燃完，但烛蕊侧方，好像有一只不算小的飞蛾死在一旁，压着了烛蕊，难怪烛光走了样。

发现问题的所在，必须摘下灯笼取出蛾尸，手刚伸，便感到耳门一震，茶壶脱手，人也失去知觉。

范勋一直在房内等消息，等到三更初，仍不见有人前来传讯，他只好往床上一倒，和衣入睡，连鞋袜都不脱。

朦胧中，突觉灯光大明。

房内点的是菜油灯，睡前他已将灯蕊压下，仅留一星灯火，怎么突然自行大明的？

他警觉地惊醒了，倏然挺身而起。

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奇快地从枕下抽出一把长剑，滑下床来。

桌旁站着一个人，背着手含笑注视着他。

灯光下，这人的身影似乎显得特别修长，顶上戴了瓜皮小帽，一袭飘逸的翠蓝色长袍，腰带上插了一把竹骨摺扇，右面悬了一只悲翠如意，流苏直垂至膝盖。

人也长得帅，剑眉入鬓，大眼神光炯炯，经过细心修饰过的一字胡，脸色泛着健康的肉红，笑容和蔼，风度极佳，真像一位功成名就的地方名流仕绅。

“范大鹏，你认识我吗？”不速之客含笑问。

对方一口就叫出他的真名，他想赖也赖不掉了。

“听说过你这号人物。”他无可奈何地答。

“在九江你混得不错。”

“马马虎虎。”

“在等褚五爷的信息吗？信息不会送来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打算怎样？”

“我神龙常宏不是不讲理的人。”不速之客笑容依旧：“我也不希望与你们这些江湖亡命作对，只对阴谋结党图谋反叛的人有兴趣。我不管褚老五把你请来武昌有何贵干，只要你明天在公堂之上，否认与褚老五有往来，我就放你一马，如何？”

“条件倒是很优厚的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的确优厚。”神龙常宏点头笑答。

“那么，我就成了反清复明志士们中的叛徒，我雷霆剑范大鹏今后，只有隐姓埋名见不得人了。”

“这又有什么不好？”神龙常宏把灯蕊挑亮些：“大明皇朝亡了几十年，隐姓埋名逃世的故明遗老多得很，他们还不是活得好好地？总比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好得多，对不对？”

“呸！你这满奴的走狗！”他切齿大叫：“你出身年羹尧门下，姓年的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替故主报仇，反而替满奴屠杀忠义之士，你到底是不是汉人？”

“不错，我是汉人，但我看到的是，大明皇朝治下的武昌，当时是如何残破模样。而如今，人人丰衣足食，人丁增加了廿倍，治理武昌的官吏仍是汉人。”

“你，一个江湖亡命，往来九江武昌自由自在，不犯法谁也管你不着，如果我未能获得你与褚五勾结的确证，就不敢动你一根汗毛。”

“范大鹏，不要妄想用什么民族大义来打动我，我告诉你，”神龙常宏脸一沉，声色转厉：“我外曾祖父袁公崇焕，公忠为国一代长城，结果是被昏君奸臣所陷，满门诛绝传首九边，而导至军心涣散，国本动摇，朱家暴虐皇朝天命告终。

“我常家列祖列宗，没有什么有负朱家皇朝，朱家皇朝对我常家却是恩断情绝，所以，谁要是提起反清复明，常某发誓要他

肝脑涂地。

“姓范的，你是丢剑就擒呢，抑或是希望像拖死狗般拖出去？”

“范某……”

“在下念在你是一条好汉，所以对你客气，你如果不知自爱，哼！”

“告诉你。”范大鹏拔剑丢掉剑鞘：“天下间想要我雷霆剑范大鹏丢剑就死的人，尚未生呢。范某为保持大汉男儿的豪勇气节，要死也死得轰轰烈烈。常宏，我雷霆剑范大鹏在民族大义之前，向你要求公平决斗。”

“你还不配。”神龙常宏淡淡一笑：“你要两湖浪子梁家麒传给褚五的口信，在下完全知道了”。

“你反对与天地会结盟，自称大汉男儿而不以朱家皇朝遗民自居；因此在下并不憎恨你，而且对你颇具两分敬意，所以给你一次全身的机会。”

“既然你不领情，执迷不悟，那么，在下也无能为力了，碰你的运气吧，再见。”

房子本来是开着的，但见神龙常宏的身影，像无形质的幽灵，保持面向内的姿势，冉冉退去眨眼即消失无踪，似是突然飘浮隐没，顷刻幻化。

雷霆剑只感到毛骨悚然，感到冷气起自尾间，迅速沿脊梁向上导升，终于浑身发冷，悚然震骇。

菜油灯光焰摇摇，死一般的静。

他弄不清神龙常宏为何退走，听口气，决不是有意网开一面纵他逃生，更不是基于民族大义而放他一马。

外面声息全无，静得可怕。

终于，远远地传来了四更正的更鼓声。

他得走，外面好像没有人，时不我留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他用剑打翻了菜油灯，房中暗黑，他迅速闪

出房外，到了走廊下。

院子里空荡荡，下弦月高挂在中天，景物一无遗，整座广阔的客店黑沉沉，声息全无，静得反常。

廊下几盏灯笼，发出暗红色的光芒，每一间客房皆门窗紧闭，寂静如死。

对面厢房的瓦面，站着一个黑影，不言不动像个鬼魂，所佩的腰刀刀把嵌有宝石，映着月色光芒闪烁。

他心向下沉，知道大事不妙。

“志高兄！纪贤弟……”他突然凄厉地大叫。

走廊尽头有人影移动，一阵闷响，四个僵硬的身躯被人推跌入院子里。

是随他一起下船的一对夫妇，和那两位伪装水客的大汉。

四个人手脚并未上绑，但浑身僵硬像是死了。

他绝望地叹息一声，举步踏入空旷的院子。

木立瓦面上的黑影飘然而降，好美妙的平沙落雁身法，落地无声，轻灵飘逸尘尘不惊。

“铮！”金鸣隐隐，有如九天龙吟；宝刀出鞘，月光下冷芒如电。

好锋利的宝刀，似乎森森刀气远在丈外便逼髓彻骨。

宝刀的主人身材特壮，比神龙常宏粗壮得多，稀疏的乱虬须，高颧骨突眉毛。上身穿了一件掩心背甲，正中的图案是一只狼头。

“金刚克图！”他用抑止不住的颤抖嗓音低叫。

大清派驻在武昌的武将，满蒙籍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，当然主官必定由满人领任。

蒙古八旗的武将，在京师以外的防军满清八旗任职，乃是极平常的事，在京师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；京师的满、蒙、汉、廿四旗，界限分明极为严格。

克图，一听就知道是蒙人的名字。

“你应该认识我，不然就不至于闯到武昌来。”金刚克图用纯熟的汉语说，标准的官话毫不含糊：“常老兄不希望你上法场，所以我成全你。上！”

雷霆剑一咬牙，挺剑逼。他知道，这里就是他横尸的地方，神龙常宏很够朋友，让他死得轰轰烈烈。”

如果被捉入官，铁打的金刚也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能决斗而死，这是练武人求之不得的最好归宿。

存必死之念的人是最危险的，金刚克图当然不敢大意，宝刀一领，拉开了马步。

拼命单刀，金刚克图有如暴虎过河，毫无走位寻瑕蹈隙的打算，正面迎敌无所顾忌。

一声沉叱，雷霆剑奋起进击，剑吐千朵白莲，人剑俱进发起空前猛烈的抢攻，剑虹急剧吞吐，压力万钧，剑上风雷骤变，一剑连剑了无穷尽，步步进逼狂野绝伦。

金刚克图守得严密，宝刀上下翻飞，把漫天彻地连绵涌来的电虹一一封出偏门，沉着地徐退，在一阵刺耳的刀剑碰撞声中，有惊无险地封住了雷霆剑的凌厉狂野十八招，退了七八步接近了院角。

最后爆发出一声震耳的清鸣，火星飞溅中，雷霆剑斜退八尺，攻势已尽。

金刚克图也多退了两步，背部距墙根不足三尺。

“果然不愧称江湖第一剑手，雷霆剑名不虚传。”金刚克图镇定地说：“可惜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”

了字未落，刀光似电，行石破天惊的雷霆一击。

“铮！”雷霆剑架住了第一刀，剑上的真力已大不如前，雷霆十八剑已耗掉了一半真力。

刀光再闪，从斜方向闪电似的掠到，人已贴身。

雷霆剑已没有先前灵活，大喝一声，挫身、错剑、反旋、回敬，连封带打一气呵成，从刀光下切入，招发“雷耀霆击”，剑

光直发，然后反旋而入，身剑合一撞入对方的宝刀空隙中，要拼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。

金刚克图不上当，而且早就算定他必定作同归于尽的聪明打算，所以一声长笑，刀光一闪，人影似流光，远出丈外去了。

就这一笑一错刀的刹那间，刀光已从剑虹的侧上方闪掠而过，恰好从剑招的间隙中出没，神乎其神的脱出险恶的纠缠。

雷霆剑冲出三四步，嗯了一声，用千斤坠稳住了马步，左手掩住右肩，吃力地转过身来。

“你还有余力自裁。”金刚克图冷冷地说：“你是本座在江南所碰上的最佳剑手，惺惺相惜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雷霆剑右肩的血，从指缝像涌泉般渗出。他游目四顾，周围静悄悄的，除了不远处躺着的四具同伴尸体，不见有其他活人。

“我该逃走！”他想。

如果他逃走，客店房舍多，上屋也不难脱身，金刚克图一个人，想追上他谈何容易？

但他心中明白，附近必定潜伏着不少高手中的高手，想脱身恐怕比登天还难。

“罢了！”他叹口气说：“十八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，范某这条命，不要也罢，咱们来世再见。”

他强提余力，徐徐举剑，镇静地反握剑把，左手扶住了剑身，站稳马步抬头举剑，锋尖徐徐贴上了胸口。

下刺自裁，由于伤不在要害，死得十分痛苦，如非勇敢的人，不敢使用这种手法自裁，宁可以剑支地，锋尖上插刹那间直贯心房，便可立即身亡，减少痛苦。

金刚克图收刀入鞘，庄严地扶刀肃立。

“砰”一声大震，一间客房的房门轰然倒坍，一个快速绝伦，依稀难辨的人影，狂风似地刮出房外，卷入院子，冲向剑尖正向下沉落的雷霆剑，喝声先一刹那到达：“住手！要死就得死在对方刀下。”

金刚克图反应奇快，迅速拔刀截出沉叱：“原来你也是一个……哎呀……”

一个黑而大的物体，已砸上了金刚克图的胸口。是一个盛满水的大茶壶，金刚克图成了个落汤鸡，眼前模糊，弄不清是啥玩意，吃惊地后退。

一声怒啸，院门口人影电射而来。

雷霆剑的身影，已从院中消失。

庞大的黑影，奇快地跃登对面的屋顶，恰好碰上屋脊后面闻警长身而起的三个人影。

“打打打！”架住雷霆剑的黑影大喝，左手连扬。

三个人影骤不及防，黑夜中也看不到奇快绝伦的暗器，听到喝声已来不及闪避，同声大叫，几乎同时摔倒在屋脊上，有一个骨碌碌向下滚。

等两侧埋伏的人闻警截出，救走雷霆剑的人已经失踪了，轻功身法之佳，骇人听闻。

客店的秘室中，神龙常宏带了四位随从，与金刚克图及四名手下，轮番察看桌上的三枝铁翎箭。

金刚克怒容满面，咬着牙说：“常兄，我对你们中原的武林道不熟悉，你得找出这些小箭的主人来，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他揪出来化骨扬灰，混帐东西！居然在我金刚克图眼前，把要犯劫走，那还了得？不把他化骨扬灰，难消这奇耻大辱，常兄，到底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？”

“这铁翎箭长仅六寸，可作袖箭使用，但救走雷霆剑的人，是用手劲发射的。”常宏毫不激动，镇定地分析：“他知道你穿了护身甲，所以不在你身上浪费暗器。如果他射你的五官，克图把总，你恐怕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“常兄，废话少说，我要知道他是谁。”

“天下间使用这种短小铁翎箭的人，至少也有上百之多。他不敢用来对付你的护身甲，可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劲道

不足，决非内家高手。”

神龙常宏仍然神色悠闲：“箭上没有任何标记，打造的手艺也平常得很，要想查箭的主人，难难难。”

“而且，你也不可能离职奔走江湖寻访。这家伙打了就走，恐怕已动身乘船开溜啦！天下茫茫，到何处去找？”

“气死我也！”金刚克图咬牙切齿咒骂：“该死的东西！要是再让我碰上，哼！”

“你再也碰不上他了。”

“最好如此。这就去抓褚五吗？”

“为何去抓褚五？”神龙常宏反问。

“为何不去抓他？”

“天下间像褚五这种可怜虫多的是，抓不胜抓，抓了一个褚五，另一个就补上他的地位，咱们又得重新布网，枉费精神了。”

“留下他，他将陆续将那些亡命引来，让我们把他们一一送上法场，你急什么？咱们回去吧，不知猛狮阿尔萨兰是否已将天地会余孽，大名鼎鼎的蓝鹰崔瑞云捉住了？走，这里善后追查的事，由我的人负责。”

廿余名分别来自武昌刑房与城守营的缉捕高手，抬了四具尸体离开客店踏上归途。

城西南郊五里地，是管制来自湖水客的重镇鲇鱼口镇，对面鹦鹉州的木排商，概由鲇鱼口巡检司的巡捕们管制。

巡检司的衙门在镇西江滨，这座有五百户人家的小镇，治安情势是本府十二处巡检司中，最复杂最难治理的一处，动刀动枪打架酗酒，有如家常便饭。

就在巡检衙门北首第五座干瓦屋内，有三个人正在闭门早膳，其中之一，赫然是右肩裹了伤，用外衣掩住伤口的雷霆剑范大鹏。

上首那人中等身材，年约四十上下，天生一脸老实相，正常的脸庞，慈眉善目，看不出任何特征，是属于让人一看再看，也

了无印象的平凡小人物，那一身粗布大褂也平常得很。

坐在下首那人更平，一袭青布袍，剃光的青头皮光溜溜，拖着的小辫子直挂至臀部，一看便知是个一身俗气的小商人，近半百年纪，似乎在商场并不怎么得意。

“范兄，你还打算去找褚五吗？”坐在上首的中年人吞下一块肉，放下箸向雷霆剑问。

“我还敢去找褚五爷？”雷霆剑放下碗筷苦笑：“两湖浪子梁家麒一提起崔二爷，我就知道大事休矣！要不是你老兄适逢其会将我救出来……唉！真没料到武昌三霸当真有那么高明，不出廿招，我雷霆剑就栽了，那鞑子在三霸天中却排名第三。”

“三霸天确是高明，所以反清复明志士，就不敢在武昌建基。金刚克图排名第三，老实说，能在他刀下周旋廿招的人，已是屈指可数了。”中年人不住摇头：“至于大霸天神龙常宏，到底修为了何种境界，知道的人没有几个。”

“二霸天满人猛阿尔萨兰，是当年满州第一勇将海兰察的门下八弟子之一，他那把致命的雁翎刀，这些年来就没碰上敌手，咱们这些江湖人以小巧功夫和他周旋，想近身难似登天，范兄打算回九江？”

“打算潜回赣南避风头，九江耽不下去了，姓常的不会放过我，他会行文九江缉捕我置之死地。”雷霆剑无可奈何地叹息：“张老兄，能不能把你老兄的真名号见告？救命之恩，不敢或忘……”

“不要追究我是何许人，你叫我张老兄就好。”中年人微笑着说：“国破家亡，天涯亡命，连我自己也几乎忘了我是谁。”

小商人打份的人抚弄着山羊胡，盯着张老兄淡淡一笑。

“张老兄，自从十天前你借我这里落脚，我一直就在猜想你的来龙去脉。”小商人沉静地说。

“何必浪费精神猜想呢？我这种人……”

“六年前，雍正大帝龙驾归天那一年。”小商人用那不带表情

的声音说，似乎对满清的皇帝并没有多少恶感，说话的腔调也没有多少敬意：“山东沂水县，好像出了一件因文字狱而牵涉出来的大案，死了好几百人，世称乙卯沂水事件。”

“那位搏杀沂水知县的勇士，好像是姓高。”

“事败单骑突围，追逐他的八旗勇士十二人，全被铁翎箭贯喉而死。张老兄，那位可敬的高兄是不是叫高文玮？”

张老兄投箸变色而起，一双平凡的眼睛突然精光四射。

“姓江的，你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小商人淡淡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枚边缘开了锋的康熙通宝，制钱的铸满文阴面，刻了一朵小小的梅花。他将钱往桌上一放，含笑不语。

“满天花雨江大侠江人杰！”本名叫文玮的张老兄惊呼：“你……你不是在关中行侠吗？”

“西北不靖，大兵云集，那地方已用不着我这种人行侠。”满天花雨收回制钱：“我到江南已有两年岁月，多看看长长见识。”

“哦！你阁下真是安逸得很。”高文玮摇头苦笑。

“不安逸怎办，你希望我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吗？”满天花雨也摇头：“敬谢不敏，我这人只配独来独往狂歌嘲世。高兄，你想在武昌建基业，深埋反抗满清的种子，前途多艰。”

“我不怕艰难。”高文玮庄严地说：“总得有人去做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三天两天一蹴可成的事，可能需要三十年五十年，甚至三百年；一代代传下去，种子终会有萌芽茁壮的一天。如果不下种，永远永远没有萌芽的机会，咱们大汉子孙，只有永远做满人的奴才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但你说错了，你我这种人还不配做奴才，只能做奴才的奴才；奴才是最上等的人。你瞧，武昌的大小官吏，不管口头上的或书面上，具名都必须先冠上奴才二字。配自称奴才的人，一定是做官的，你配吗？”满天花雨嘲弄地说：“武昌有三霸天在，你们休想在太岁头上动土。那位以反清活动享誉江湖的褚